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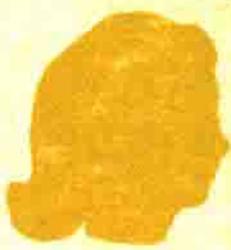
先秦及兩漢歷史論文集

李則芬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人文庫

特七九



李則芬 著

先秦及兩漢歷史論文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 序

拙著「五千年世界戰爭史」（又名『中外戰爭全史』）出了四冊之後，因為中國部分已寫完宋遼金，要過最困難的元代一關，不得不擱下戰爭史，專心研究元代歷史。費了十年時間，先後出了「成吉思汗新傳」及一部「元史新講」，二者共六巨冊，約三百萬言。而我所付出的代價，則是精神與體力的大消耗。當「元史新講」開始付印時，我患了一場大病，醫療一三年之久。現在身體雖已復元，但因年事已高，視力大為衰退，時常要用放大鏡看書報了。因此，對於戰爭史未完部分，決定不再續寫。然本人生活樸素，爲了打發時間，無法與文字絕緣，所以還是每日讀書。偶有心得，就寫點文章，久之則又成集。

本集所收各篇，都是閱讀「史記」與兩「漢書」時有見而作，有的發表過，有的沒有發表。末後的讀史隨筆，似乎寫得太少。單是兩漢就有四百年歷史，應該還可以發掘更多問題。但是，有許多問題已有前人談過，作者自己的其他著作也討論過不少。所有這一類的史事，除非現在另有新意見，就一概免談了。此外，還有一些問題，則打算留待日後，再與漢以後各朝代的歷史紀錄，合併研究，另寫專文。總而言之，隨筆不是有系統的論文，只不過把讀書時的偶然觀感，隨

時筆記下來罷了，自然是點點滴滴的東西。

興寧李則芬

# 目錄

## 中國政治思想的二大淵源……………一

- 一 齊學魯學淵源不同思想大異……………一
- 二 鹽鐵論是齊魯二學派論爭的縮影……………九
- 三 齊學傳習管子思想以稷下爲學府……………一三
- 四 管仲思想上承太公及黃帝……………一八
- 五 管仲孔子二人思想比較……………二六
- 六 齊學孕育百家……………四三

## 從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三人看儒家的齊化……………五五

- 一 漢初政治思想混亂……………五五
- 二 叔孫通……………六三
- 三 公孫弘……………六六

四 董仲舒	七一
五 儒學齊化	八〇

史記與前漢書……………八四

一 兩書的古今評價	八四
二 司馬光的好奇挑剔	八九
三 須認清二人的身世與時代背景	九三
四 班固其人	九七

史記與戰國策……………一〇一

一 兩書撰述時互不相關	一〇一
二 呂不韋游說華陽夫人	一〇三
三 孟嘗君故事	一〇五
四 王孫賈殺楚將淖齒事難信	一〇九

春秋戰國間戰爭形態的演變……………一一二

- 一 周初軍事組織已具規模……………一一二
- 二 戰國時代戰爭規模龐大無比……………一一六
- 三 戰國的戰爭形態與春秋大異……………一二一

**漢高祖**……………一二六

- 一 人主之道用人第一納言至上……………一二六
- 二 梟雄本色……………一二八
- 三 事君難，事漢高尤不易……………一三四

**漢武帝的武功**……………一三七

- 一 班固漢武贊不言武功……………一三七
- 二 東漢苟安反戰思想使然……………一三九
- 三 武帝用兵實爲情勢所迫……………一四三
- 四 武功彪炳……………一四七
- 五 班固比司馬光猶勝一籌……………一五一

漢代婦女的地位……………一五三

一 從馬前潑水戲詞說起……………一五三

二 帝王家的再嫁婦女……………一五五

三 民間故事……………一五九

四 通姦亂倫不諱，出身不嫌微賤……………一六一

五 受尊重的一面……………一六五

六 結論……………一七〇

讀史隨筆……………一七四

五帝世系……………一七四

春秋戰國間七十八年……………一七六

簡書與帛書……………一七八

史記與漢書的古字與通用字……………一七九

史記的人名籍貫……………一八一

魯燕二國比較……………一八三

周代那有車戰·····	一八五
孫武與孫子兵法·····	一九〇
項羽的英雄氣概·····	一九三
獎勵生育與早婚·····	一九六
平陽公主前後三夫·····	一九八
三年之喪·····	二〇四
漢代的官僚作風·····	二〇九
漢人五德之說數變·····	二一八
漢代同名人物·····	二二三
兩漢的大赦·····	二二五
兩漢皇帝的私生活·····	二二九
漢代刑法重·····	二三六
光武善保全功臣·····	二四三
建武十六年盜賊猖獗的原因探討·····	二四七

# 中國政治思想的二大淵源

## 一 齊學魯學淵源不同思想大異

「前漢書」儒林傳，詳記魯學齊學二派對於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的爭論。公羊爲齊學，穀梁爲魯學。先是，武帝時，齊人公孫弘爲丞相，武帝尊公羊家，公羊大興。衛太子（戾太子）受命學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及宣帝（衛太子之孫）卽位，因聞衛太子好穀梁，乃命開講穀梁。至甘露元年（前五三），經過十餘年講授，穀梁之學大盛，遂引起二傳的爭論。茲從儒林瑕丘江公傳節錄一段原文如下：

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三人）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載，學者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尙、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議論多不爲蕭望之等名儒採納），願請內（召入）侍郎許廣。使者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

各以經道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這是魯學齊學論戰的史上唯一紀錄，其實只是末流枝節問題的辯論，非齊魯二學原始的或本質的抗衡。初，齊國之學，以太公及管仲學說與政績爲本，而以「管子」一書的中心思想爲教材，以稷下爲講學之所。其特色是「變」道的，革新的，創造的，權宜的，尚簡易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儒家譏之爲霸道之學）

魯學則以堯舜周公爲典型，以禮樂爲本。其特色是「常」道的，求安定的、保守的、法古的、禮不厭煩的，理想主義的，守經而不從權的，反功利的（明其道不計其功）。因爲伯禽（周公之子）就國之初，「變其俗，革其禮，命行三年之喪」，三年有成，然後報政。他把魯國改造得很徹底，故成爲禮義之邦，儒家之國。又因周公輔成王時，忠勤爲國，反遭讒謗。成王覺悟之後，深感周公大德，乃於其死後，特命魯得郊祭文王（得立廟），魯遂獨有天子禮樂。「詩經」各國皆載「風」，魯獨載「頌」，一切皆與其他諸侯之國不同。然魯學初不發達，到孔子之後，以孔子學說爲中心，以曲阜爲講學之所，洙泗之學始大盛。（「史記」齊魯二世家）

然到了戰國時代，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各家學說互爲影響，都起了相當變化。其他各國不說，齊魯二國學風互爲影響之處，史上可以看到一個大概。

自從管仲佐齊桓稱霸之後，變道的齊學流弊漸見，弒逆與變亂頻仍（其實也是春秋風氣使然，各國都差不多）。及齊莊公被弒，景公繼立，未幾，專橫跋扈的左右二相崔杼、慶封二人，一死

一出亡，景公乃用比較有儒家傾向的晏嬰（晏子。並非儒家）爲相。久亂之餘，景公與晏子大概都有力求安定的願望，故於景公二十六年（周景王二十三年，前五二二），君相相偕入魯問禮。適逢孔子自周回魯，齊景公見到孔子，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奉五穀（百里奚），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悅）。這時候，孔子年三十，尙未出仕。（後十一年才出仕，爲魯中都宰，十五年始攝相事。）這是齊國學風轉向的初步跡象。鑒於孔子自周歸來，而齊景公不向孔子問禮，而問秦穆公的霸業，可見齊景公這次去魯問禮，未必出自他的本意，而是由於晏子的慫恿。

後五年，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稱善。他日又問，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悅），欲以尼谿（「晏子春秋」作爾稽）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窮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此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對孔子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去齊反魯。（「史記」孔子世家——按「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與此略同，引用是書恐有真僞爭論，故此處用「史記」文。）

這次孔子去齊，抱着改造齊國風氣的大願望，所以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他的宏願落了空，齊國學風的轉向，大概也因此而暫時中止。然齊景公與晏子都有意修正「變」道的學風，以求安定，對於齊學的風氣，多少還是有點影響的。這時期，可視為齊學轉向魯學的試探階段，拒多於受。

田氏代齊後，入於戰國時代，各國皆延攬四方人才，士人亦紛紛游說各國人主。齊宣王尤喜各國文學之士，有賓客七十六人，賜上大夫，不治政事，專在稷下講學辯論。孟子也在此時仕齊，力勸齊宣王行仁義之政。齊宣王雖以孟子之說為然，無奈「寡人有疾」，並沒有實行孟子的主張。但是，孟子在齊的時間相當長，他在稷下講學議論，對於齊學必有相當影響——不過，當時齊國本身的稷下學士，也是人才濟濟，如淳于髡、鄒衍、鄒奭、田駢、接子諸人，都是齊國飽學之士。據此推測，孟子雖雄辯，對齊學的影響還不會很大。（「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及「孟子」梁惠王下）

到了齊襄王（宣王之孫）或其子齊王建（亡國之君無諡）時期（「史記」謂齊襄王，胡適之先生考定當在襄王之後），用孔門大儒荀子主稷下之學，三為祭酒。自是之後，稷下學風遂由齊學轉向儒學——齊國的衰弱與亡國，與此不無關係，故齊王建不修戰備，不救五國；五國既亡，齊王建遂向秦投降。所以亡國之後，齊人怨王建聽信姦臣與賓客，以致投降。因為戰國七雄爭霸，尤其是末年秦國獨強的時候，又是「變」的時代，而齊國却於此時改從「常」道的儒學，是很不幸的。自然，這話我們今天可以講，過去二千年來，一向由儒家包辦政治的時候，是不能這樣講

的。所以從未有人說過，一般人但歸咎於張儀的挑撥離間。不管怎樣，經此轉變，到了西漢初年，齊國儒學已很昌盛。武帝時，齊學的春秋公羊傳，且壓倒魯學的穀梁傳。要到宣帝朝大廷辯，才屈居下風（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及孟軻荀卿列傳）

不過，稷下雖改習儒家的經書，整個齊國的風氣還是保留着固有的太公—管仲傳統文化。所以到了漢初，齊地風俗還很特殊。武帝立子閔爲齊王時，戒之曰：「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史記」三王世家褚先生曰）「前漢書」地理志齊地也說：「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發達而足智。其失，夸（誇）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此二處皆以儒家觀點立論，實爲變道齊學傳統的遺風。）

反過來看，荀子思想也受了齊學若干影響，所以他的學說與孔孟不同。「荀子」一書，儘管在大原則上沒有違背孔子，一以仁義爲本；他畢竟也講富國、彊國、議兵，也講利、講法、講刑，這些都是孔子不肯講的。他甚至還主張法後王而不法先王。誠然，荀子所講的法後王，其意略似孔子所謂「吾從周」；但他以「文久而息，節族（節奏）久而絕」爲理由（非相篇），而謂五帝

註：「史記」叔孫通傳說，陳勝起兵，秦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他們的意見。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人臣無將的誅心論，是公羊的議論，可見公羊傳早在秦末，即已盛行，而穀梁則還默默無聞，這又是齊國儒學後來居上的一證。

三王等古先王不足法，畢竟與孔子學說異趣。

再進一步說，孟子仕齊，他的思想也多少受到一點齊學影響。例如，孟子說：「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滕文公上及梁惠王上）孟子此說，顯然是受了管仲思想的影響。「管子」說，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畏罪，故易治；民貧則危鄉輕家，陵上犯禁，故難治。（治國——摘錄）孟子又說：「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此說顯然又是受了管仲思想的影響。「管子」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牧民）

總而言之，孔子是理想主義者，執經抱道而不從權的。管仲是實用主義者，很重視現實問題，其政策多因勢利導，權宜從事。這是魯學齊學的主要差別，而孟子、荀子因爲受了齊學的影響，都比孔子重視現實。

大體說來，自從孔子學說興起之後，齊學受其影響最大，而魯學受齊學的影響則較小。其原因，大概不外如下幾點。

第一，孔子所代表的魯學，是保守主義的。保守主義排他性特別強，不容易接受外來思想。傳習太公——管仲思想的齊學，其精神是「變」，其學說又包羅着百家思想，十分龐雜，所以比較容易轉變。

第二，田氏既篡齊國，大概不願舊的傳統文化繼續保持下去，必須沖淡人民對太公、桓公、

管仲的偶像崇拜，所以提倡儒學。不管是否如此，齊人之接受孔門儒學，因有數代齊王的倡導與督促，有如順水推舟，便利得多。齊國的稷下學館，是齊國的國立大學（詳下），那些學士老師要向國土領俸祿，當然唯國王之命是聽。

第三，戰國時代，游說之風盛行，齊學發展出來的百家學說（詳第六節），另有大好出處，不必在國內與孔子學說相爭。鄒衍去齊他適，受到各國隆重接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大概也有一部份人不肯放棄傳統的齊學，去接受孔子思想，便退隱山林，從事私人教學。下面所說的，傳授縱橫術於蘇秦、張儀的鬼谷子，當即是這種人。

從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在戰國之前，原始的齊魯二派學說，由於淵源不同，本質也就大異。下面當另立一節，來比較管仲、孔子二人的思想，此處暫不討論。現在要說的是，自太公算起，至戰國初年，有七百餘年之久。若自齊桓公稱霸算起，也有二百年左右了。在這漫長歲月中，這兩個學派一定有過思想衝突的事。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二者互相排斥或蔑視的一些小事情，而由小見大。

前面所說的晏子批評孔子的話，可看作齊學排斥魯學的一個事實。還有下面即將指出齊學孕育百家，則戰國時百家所批評的「儒無益於人之國」（註），也是齊學輕儒的遺傳。

註：「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孫（荀）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就是聽到百家游士之說，而提出來問荀子的。